



世界经典名著

茨威格短篇小说选

(一)

〔奥地利〕茨威格 著

姚果子 李新华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一颗心的沦亡	1
巧识新艺	37
奇妙之夜	77
雷泼莱拉	128

一颗心的沦亡

为了给一颗心以致命的打击，命运并不是总需要聚积力量，猛烈地扑上去；从微不足道的原因去促成毁灭，这才激起生性乖张的命运的乐。用人类模糊不清的语言，我们称这最初的、不足介意的行为为诱因，并且令人吃惊地把它那无足轻重的分量与经常是强烈的起持续作用的力量相比。正如一种疾病很少在它发作之前被人发觉一样，一个人的命运在它变得明显可见和已成为事实之前也很少被察觉。在它从外部触及人们的灵魂之前，它早已一直在内部，从精神到血液中主宰一切了。人的自我认识同时也是一种自我抗拒，而且多半是无济于事的。

索罗门松老人。当他在国内时，自称为枢密顾问。最近，他携同全家在复活节期间来到了意大利，住在加尔达湖畔的一家旅馆里。这天夜里，老人突然被心头一阵剧痛惊醒；仿佛有什么东西重压在他的身上，胸口闷得厉害，几乎无法呼吸。老人感到恐惧，因为他一直为胆痉挛所折磨。医生曾建议他到卡尔斯巴德进行疗养。可是，他没有听从医生的嘱咐，却为着全家的缘故来到了南方。此时，他真担心，害怕疼劲儿会愈加厉害，于是畏惧地用手去抚摸他那肥胖的腹部。过了一会儿，尽管疼劲儿并未减轻，但他确信不像刚才那么紧张了。

他感到只是胃部难受，这很可能是由于吃了不洁的食品而引起的轻度食物中毒所致。因为在意大利，对于一个



旅游者来说，这乃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常事了。他轻轻吸了口气，抽回了那只颤抖着的手。可那股难受劲儿使他喘不过气来。老人呻吟着走下床来，想活动一下。他站起身来，尤其是走了几步以后，真觉得舒服多了。可是，房；司又黑又窄，他更怕吵醒睡在旁边床上的妻子，引起她不必要的惊慌。于是他披上睡衣，赤着脚穿上了拖鞋，蹑手蹑脚地溜到了走廊上，以便在那里活动活动，好减缓痛苦。

他推开正对着昏暗走廊的房门，这当儿从敞开的窗口处，传来了教堂塔楼上的钟声。震颤的钟声响了四下，这声音在湖面上先是响亮，随即渐渐地消失了。已是清晨四点钟。

长长的走廊上一片漆黑。可是老人还是清楚地记得：这是一条笔直而宽敞的走廊。无需照明，他在走廊上从一端走到另一端，喘着粗气，来回地走着，感到疼劲儿慢慢地过去了，心中暗喜，这种踱步已使疼痛几乎完全消失了，他准备返回房间。突然，一种声音把他吓住了。这是从近旁暗处传来的窃窃私语声；声音细微，但很清晰。吱的一响，紧接着一阵喃喃低语，走动的声音；随即一道狭长的光柱，从半掩的门缝中透出，划破了混沌一片的黑暗。

是什么？老人不由自主地一闪身，躲进了角落里。他并非好奇，完全是屈服于一种可以理解的惭愧心理：害怕别人在这种奇怪的夜游场合看到他。可是，就在这一瞬间，借助一闪的灯光，他清楚地看到了溜出来一个白衣女人的身影，随即消失在走廊另一端的尽头。就在这时，从走廊尽头的最后一个房间那儿又传来了轻轻地扭动门把的声音。之后，一切又都归于一片黑暗和寂静。



老人突然踉跄了几步，仿佛心脏受了一击似的。刚才在走廊尽头再次响起的令人不安的扭动门把声的地方，那儿，那儿就是他自己的房；司；他为全家租了一套三间的公寓。莫非是他的妻子？不，仅仅在几分钟之前，他才离开她；那时她还在酣睡中。那么，这个女子——绝对没错——这个刚从别人房里溜出来的女子，不会是别人，只能是他那将满十九岁的女儿，艾琳娜。

这惊愕使得老人一阵发冷，全身抖个不停。他的女儿艾琳娜，是个开朗又任性的孩子。

不，这不可能是真的，一定是我看错了！她到别人的房里去干什么，如果不是为了……此刻他像要摆脱猛兽的追逐一样，拼命想摆脱自己的念头。可是，这溜走的女人的幽灵般的形象，却牢牢地占据了她的脑海，使他再也无法摆脱。无论如何要把这件事弄清楚。他喘息着，手扶着墙壁，慢慢地摸到了女儿的房门口。她的房间刚好和他的紧连在一起。太可怕了。恰恰是在这里，恰恰在过道头上他女儿的房间，惟独从这房间的门上，从门缝里，从钥匙孔里透出了一丝细微的灯光。清晨四点钟，女儿房间里却亮着灯！还有新的证据：房内电灯开关发出咋跳一响之后，这一缕白光立即了无痕迹地消失在黑暗之中。——不，不，不要再欺骗自己了——就是她，我的女儿艾琳娜，在这夜阑人静的时分，悄悄地从别人的床上溜回了自己的房间。老人由于恐怖和寒冷抖个不停，浑身直冒冷汗，毛孔里浸透了汗水。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一脚把门踢开，几拳打死这个不知羞耻的东西。但是他两腿发软，在他硕大的身躯下摇晃不定。甚至连蹒跚地走回自己的房间，挪到床头的



气力都没有了。有如一头垂死的野兽，他一头栽倒在枕头上。

老人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瞪着双眼，在黑暗中凝视着。身边传来妻子均匀的呼吸声。

这时，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叫醒妻子，告诉她刚才自己见到的痛心情景，喊叫一阵，发泄出内心的痛苦。但是，如何开口呢？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向她叙述这令人惊骇的一切？不，不，这种话我说不出口。可是，我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他想集中思想好好考虑考虑，可是思绪却像蝙蝠一样，盲目地飞来撞去。这一切实在太令人难以置信了。艾琳娜长着一对讨人喜爱的眼睛，是个温顺、有教养的孩子。曾几何时，他看到女儿俯在桌上做课时，常常用那粉红色的小指头，费力地描画着粗大的字母……曾几何时，他把她从学校领到糕点铺，她穿着淡蓝色的小衣服，用温柔的小嘴吻着他的额头……难道这一切不就仿佛发生在昨天吗？……不。这是过去年代的事了……。可是，就是昨天，真正就是昨天，她还稚气十足地撒娇，央求我给她买橱窗里的那件颜色绚丽的天蓝色加金线的高领衫。“好爸爸！给我买了吧！”看到她举起双手面带笑容的乞求，他又怎能不去顺从女儿的心意呢……可是现在，现在她竟然从距离他的房间只有两步远的地方，深夜溜了出去，跑到一个陌生男人的床上，在那里赤裸着身体，淫荡地同别人扭在一起……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老人不由自主地呻吟起来。
“——耻辱！耻辱啊！……我的孩子，我那温柔可爱的女



儿，怎么能随便和一个男人……这人究竟是谁？能是什么人呢？我们来到戈东这地方才不过三天。在这以前，她从来没有结识过这类油头粉面的花花公子——不论是长着细长脑袋的乌巴尔基伯爵，还是那个意大利军官，或是那个麦克伦堡的骑师……

艾琳娜是在到这里第二天的舞会上才和他们相识的。难道她已和他们之中的一个有了……不，这不可能是初次，或许以前在家里时就早已有过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有察觉，我是个傻瓜，被蒙在鼓里的傻子……可是，我又怎么会知道她的这些事呢？……我终日不顾一切地为了她们奔波操劳。每天要在办公室里坐上十四个小时，再确切些说，就是整日里带着满箱的货样，呆在火车里……为了她去赚钱，钱，钱。为的是让她们母女两人有漂亮的衣饰，让她们富有……晚上，当我拖着疲惫虚弱的身子回到家中时，家里已是空无一人：她们上剧场看戏，参加跳舞会，去做客……我又如何能知道她们整天做些什么呢？现在我知道了：

每天夜晚，我的女儿将她那纯洁而富有青春活力的肉体献给了男人们。她像一个妓女……啊！

奇耻大辱啊！”

老人一再呻吟不止，每一个新的思绪都加深了他的痛苦：他觉得自己的头颅被打开了，脑浆外溢，一群红色的小虫在血泊中蠕动。

“为什么我要忍受这一切？……为什么我现在还躺在这里，折磨自己？而她，这个小淫妇，却安然自得地呼呼大睡？为什么我现在不马上冲进她的房里去，让她明



白，她干的这种不要脸的勾当我全都知道？为什么我不去打断她的骨头？就是因为我太无能……

太怯弱……过去，我在她俩面前一向是个弱者……在任何事情上，我总是让步……过去，我还以此为荣，能让她们过上轻松愉快和无忧无虑的日子，哪怕我再吃苦受累也成……我节衣缩食，省吃俭用，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为她们攒钱……只要能使她们满足，我甚至宁愿揭掉身上的一层皮……可是，我刚使她们有了钱，在她们眼里，我却已成了个蠢物。在她们看来，我既不时髦，又无教养……可从前，我到哪儿去受教育？我十二岁那年，就得离开学校，去为生活奔波，拼命……带着货样走村串乡。随后又是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直到有了自己的店铺……可是，她俩刚刚一改变地位，有了自己的住宅，就不肯再用我这古老而诚实的名字。参议，枢密顾问，这是我不得已用钱买的啊，免得人们再叫她索罗门松太太……这样好使她显得高贵…高贵！高贵！……

要是我反对她们的这种虚荣，反对她们的‘上流’社交，向她们叙述我的母亲——愿上帝保佑她——当时是怎样理家，是如何稳重和谦让，一切只是为了我父亲和孩子们，那她们就嘲笑我。她们笑我保守，笑我落伍……艾琳娜总是用讥讽的口气对我说：“好爸爸，你这些都早已过时了。”……是啊！我是过时了……可是，她，现在竟然睡在别人的床上，躺在陌生男人的怀里……这是我的孩子，我那唯一的孩子啊……噢，奇耻大辱，奇耻大辱啊！”

这痛苦可怕地折磨着他，使他辗转反侧，久不成眠，终于惊醒了身边的妻子。“怎么了？”妻子睡眼朦胧地问



道。老人屏住气，一动不动。他就是这样纹丝不动地躺在他痛苦的棺材里直到天明，思绪像小虫一样在吞噬着他。

早餐时，他第一个来到了餐厅。他长嘘了一口气，坐了下来，可是一点胃口也没有，什么也不想吃。

“又是我一个人，”他在想，“老是一个人！……每天清晨，当我去办公室时，她们由于头天晚上的聚会或是看戏的劳累，仍在甜蜜的梦乡里。可等到晚上我回来时，她们早已不知去向，在外面寻欢作乐。在这类交际场合，她们从来不要我同去……啊！金钱，这该死的钱把她俩全毁了。是金钱把我们彼此变成了陌生人……可我，这个傻瓜，还老想为她们去攒更多的钱；其实，我这是洗劫自己呀，把自己变成个穷光蛋，把她们也毁了……五十年来，我不知疲劳地辛勤苦干……可现在，却只落得我孤身一人……”

老人慢慢变得不耐烦了。“她为什么还不来…我有话要对她说……我必须告诉她……我们必须离开这里，马上就得离开这儿……为什么她还来？大概她还乏得很，正睡得香甜呢？可我的。动都快撕碎了……她妈妈每天要花上好几个小时来打扮自己：洗澡、擦鞋、修指甲、理头发，不到十一点钟，是不会下楼的……如此说来，女儿出了问题，倒也不足为怪。啊，钱，这该死的钱！”

从老人身后传来了一阵轻轻的脚步声。“早晨好，爸爸，睡得好吗？”——一个女子从他的肩头俯下身来，轻轻地把一个吻印在老人发烫的额头上。他本能地把头扭了过去。他讨厌克吉牌香水的那股甜腻腻的气味。更何况……



“爸爸，你怎么了？又不高兴了？侍者，来一杯咖啡和一份火腿蛋……没有睡好？还是听了什么不愉快的消息？”

老人压住了火气。他不敢向女儿望去，低低地垂下了头，一言不发。他刚好看到女儿那双娇嫩的小手，正在懒洋洋而又娇里娇气地在雪白的台布上胡乱地画着。他全身在颤抖。他用目光悄悄地溜在女儿那双尚未成年的少女的手臂上……不久前，女儿每天晚上临睡前总是用这双手臂来拥抱他……老人的目光又落在女儿那隆起的胸部上，它在那件新买来的高领衫下均匀地起伏着。“赤裸裸一丝不挂……和一个陌生的男人扭在一起，”——老人在恢宏地想，“是他搂抱过、抚摸过、吸吮过、占有了……我的亲骨肉……我的孩子……啊！这个坏蛋！”

老人不由自主地呻吟起来。“爸爸，你怎么了？”女儿温存又有些吃惊地问道。“我这是怎么啦？”他脑子轰的一下，“我的女儿成了个娼妓，可我却没有勇气当面对她说出来。”

可他只是模糊不清地说：“没什么！没什么！”然后很快拿起一份报纸，将它打开，好挡住女儿那惶惑不解的目光。他越来越感到没有勇气去面对女儿的视线。他的双手又抖了起来，“我现在必须跟她讲，就是现在，趁着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这种思想在折磨着他，可是他却说不出话来，连看女儿一眼的勇气都没有了。

突然间，他猛地将桌子一推，迅即吃力地向花园走去；他感觉到两行热泪不由自主地流下双颊。他不愿让女儿看见这一切。



这位身材矮小而结实的老人在园中胡乱地走着，呆呆地凝视着湖面。泪水模糊了视线，但他还是被这眼前的迷人景色吸引住了：在银白色的薄雾后面，黯淡的丘陵上点缀着由柏树勾勒出来的黑色线条，闪现出绿色的波浪。丘陵后面是陡直的山峦，它严峻但并非傲慢地眺望着惹人爱怜的湖水，像是严肃的长者在观看一群可爱的孩童在无忧无虑地嬉戏。这胸襟开阔、繁花似锦、殷勤好客的大自然是多么令人神往！上帝在南国所露出的轻松、善良和幸福的微笑是多么甜蜜！“幸福啊！”老人迷们地摇晃着那沉重的脑袋。

“到这里来，是能够幸福的。我也该自己享受一次这样的幸福，来亲自领略一下，那些从不知为生活而发愁的人所过的那种惬意生活——写呀，算呀，讨价还价，经营盘算，五十多年了，也该享受几天悠闲自在的日子……在黄土埋身之前，也该有这么一次……六十五岁了，我的上帝，死神的手已触到了我的身体，钱不能救我，医生也救不了我……在这之前，我只想轻松地活着，舒舒服服地喘口气……可我那过世的父亲以前曾说过：‘欢乐从不属于我们，只有当你走进坟墓时，才算最终卸去了肩头的重担。’……昨天我还在想，自己或许可以休息一下了……昨天，我还觉得是个很幸福的人，为我有这样一个美丽、活泼的女儿而欣慰……可是上帝今天却惩罚了我，夺走了这一切……现在一切都完了……我再也无法和自己亲生的女儿对话……我再也不能去看她一眼，我为她而感到羞耻……这种思想将时刻伴随着我。不论是回到家中，还是在办公室里，甚至夜晚睡在床上，我都会无时无刻不在想：



她现在在哪里？

她刚才又到过哪里？她干了些什么？……我再也不能平平静静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了……过去，每当她跑来迎接我时，看到她是那样年轻、漂亮，我的心高兴得跳了起来。如今，当她再过来吻我时，我就会想：昨天，谁吻过这双嘴唇……当她在我身边时，我又不敢去看她一眼……不行，这样没法活下去，没法子活下去啊！”

老人像个醉汉一样一边蹒跚地走，一边喃喃自语。他一次又一次呆呆地望着湖面，泪水止不住地流进胡须。他仁立在狭长的小路上，取下夹鼻眼镜，揩抹那双噙满泪水的近视眼；

他的那副愚蠢的可怜相，一位过路的青年园丁见了，诧异地停了下来，最终还笑出了声音，随后用意大利语朝他不知喊了句什么，就跑开了。这下可把老人从眩晕中惊醒了。他急忙戴上眼镜，重往花园的另一侧，想在那里随便找个凳子，避开人们。

可是，就在他刚刚靠近一处偏僻的地方时，从左面什么地方传来一阵笑声惊动了……

这笑声是那样熟悉，又是那样令人心碎。如同银铃般的声音，在他的耳边整整回荡了十九年。

这清脆的笑声……他就是为了这笑声，不知曾经在火车的三等车厢内，¹²⁴度过了多少个夜晚，奔波在波兹南和匈牙利之间，为的是给它加上金黄色的养料，好在这块土地上开出鲜艳夺目的花朵。他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让这笑声。他积劳成疾，患上了肝炎……他就是为了使这甜蜜的嘴唇能永远迸出银铃般的笑声。可是，现在，这令



人诅咒的笑声却像一把锋利的尖刀，直插入了老人的心窝。

可是老人还是经不住这笑声的诱惑。他看到女地站在网球场上，球拍在她那光洁白皙的手中随意挥动着。她们那娴熟的动作，任意地操纵着球拍的方向，忽起忽落。与此同时，随着球拍的挥动，她那爽朗的笑声一同升上了蔚蓝的天空。三个男人赞不绝口地望着她。身穿敞领运动衫的乌巴尔基伯爵，穿紧身军装的军官和衣着考究的骑师。三个健壮而匀称的男人，有如一组环绕在飞舞的蝴蝶身旁的塑像。就连老人自己也像着迷似的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的上帝！她穿上这雪白的短裙衫实在太美了！阳光洒在她的金丝秀发上闪闪发亮！她那充满了青春活力的身体在跑跳中是如此轻盈和敏捷，她完全陶醉在自己那灵活而富有节奏感的动作之中。现在，她欢快地将白色网球击向了高空。一下，两下，三下。她弯下纤细的少女的腰肢，腾空一跃，接住了最后一个险球。这一切都是老人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她犹如被一团恣情的火焰燃烧着，白炽而飘逸不定的火团围绕着烈火熊熊的躯体，笼罩着一层夹杂着笑声的银白色的烟雾，一尊从南国花园里长春藤中显现出来的青春女神，一位从水平如镜的湖面上泛起的柔软的碧波中走出的仙女。这苗条娇好的身体，在家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忘情嬉戏；这样恣意地跳跃。没有过，他从来没有见到女儿这样过。在郁闷的牢笼般的城市里没有过，在自己的家园中，在街道上，他从来没有听到过她迸发出这云雀般的笑声。这笑声，它摆脱了尘世间的污秽，几乎成了一首欢快的歌曲。没有过，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美丽。老



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女儿不放。他忘却了一切。这白炽飘逸的火焰令他心倾神往。他真愿意总是这样站着，一个劲儿地死死地盯着女儿，用热烈的、无休止的目光把女儿的形象印进脑海。这时，她敏捷地一转身，喘着气跃起身来击回了最后一个险球。她呼出一口气，娇喘吁吁，面孔鲜红，闪现出骄矜的目光，笑着将球拍紧紧地抱在怀里。“好极了！好极了！”像是刚刚听完一曲咏叹调，三个男人为她的精湛球艺欢叫起来。老人被这几声怪叫惊醒。他满心不悦地瞪了他们一眼。

“就是他们，这帮坏蛋！”老人的心怦怦直跳。就是他们……可到底是哪一个呢？究竟是他们之中的哪一个人占有了她？……看，他们看上去倒是衣冠楚楚，风流倜傥。这些白昼行劫的强盗……我们像他们这样年纪，正穿着补钉裤子，坐在店铺里，破衣烂衫，在顾客面前低声下气……他们的父辈们，也许至今还在用自己的血汗为他们挣钱……可他们倒好，整日里东游西逛，到处寻欢作乐，无忧无虑的面孔，放荡不羁的目光……他们怎么会不感到快乐和满足呢？……只消说几句甜言蜜语，就会使这样一个爱慕虚荣的女孩子爬到他们的床上去……可这个人究竟是谁呢？肯定是他们之中的一个，我知道，是他透过衣服看到她那赤裸的身体，用舌头咂咂亲吻，并在想，去解开她的衣扣，用自己的感官来享受她的肉体……他对女儿的一切已是那样熟悉，并在思忖，我占有了她……他对她是那样热烈，毫无顾忌，在想，今天晚上再来，看，他在向她使眼色呢——这条狗……我真想一棍子打死他，这条狗！



人们从那边发现了老人。女儿挥动着手中的球拍，在向他打招呼，笑着跑了过来。男人们向老人致意。老人没有答礼，依然用满布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女儿那充溢笑意的嘴唇。

你这不知羞耻的东西，还有脸笑呢……哦！那个流氓也许暗中在笑我，在想，他站在这儿，这个蠢犹太佬，夜里在自己床上睡得像个死猪……要是他知道了，这个老傻瓜！……是啊，我知道你们在笑我，你们嫌弃我就像嫌弃一堆吐出的污物一样……可是我的女儿，她是那样可爱，顺从，像娼妓一样跑到你们的床上……至于她妈妈，实在是太胖了，再加修饰打扮，也不过如此，即或有人对她说几句殷勤话，倒也无关紧要……是的，简直是禽兽。当然你们会理直气壮，因为是她们自己在追逐你们……别人那种揪动的痛楚与你们又有何相干……

只要你们自己得到了满足，只要你们得到了欢乐，这些下流胚……我真恨不能一枪打死你们……用鞭子抽死你们！……可是，到头来，还是你们有理，因为没有人这样来对待你们……

因为他只能把心中的愤怒强咽下去，像狗在吃自己的屎一样……还是你们有理。因为他是这样胆小，可怜……他不敢冲上去，把这不要脸的女人从你们身旁揪回来……他只能站在一旁，一声不响地折磨着自己。……懦夫……胆小鬼……胆小鬼老头用手抓住了栏杆，绝望的愤怒使他摇晃不定。突然间，他朝着脚下吐了一口，然后踉跄地走出了花园。

老人蹒跚地走到市区，突然在一家商店的橱窗前停下



了脚步。橱窗内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商品难成宝塔形和锥形图案，布置得很是精美诱人。这里专门为旅游者准备了各类商品：

从衬衫、鱼网、鱼具和连衣裙到领带、书籍和食品。可是，老人只是在凝视着一件物品。它被冷落地置干这些时髦的商品中间。这是一根头上包着铁皮、质地粗糙、难看的手杖。就用它，握在手里，沉甸甸的，打起人来可够厉害了。“打死他！…

打死他这条狗！”这个念头使老人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惶乱，但又带有几分快感。他走进了店铺，只花了很少的钱，就买了这根节疤累累的手杖。他把这沉甸甸的手杖一拿到手中，就感到力量倍增：对于一个弱者来讲，一种武器确实能给他增添不少的勇气。老人感到手臂上的肌肉顿时有了力量。“打死他……打死这条狗！”他喃喃自语，不知不觉之中，他刚才那沉重和吃力的步履变得坚定、平稳和轻快起来。他沿着湖边走去，简直是在小跑；他喘息着，满身汗水。这更多的是由于他那狂暴的激情，而不是由于急速的步伐所致。那只握着手杖的手，由于过分用力而痉挛得越来越厉害。

他就这样，手执武器向绿荫深处走去，同时用不安的目光四处搜索他那不相识的敌人。

果真，在那个角落里，他的妻子、女儿正和那三个男人在一起，坐在舒适的藤制的安乐椅上，一边用麦管吸着苏打威士忌，一边谈笑风生，好不惬意。“是哪一个呢？是哪一个呢？”老人闷闷地思忖，手里紧紧地握住那根沉甸甸的手杖。“该去砸碎谁的脑袋？……谁的？……谁



的？”就在这时，艾琳娜跑了过来，她误解了老人目光中的含意。“爸爸，刚才你在哪儿？我们到处找你，麦德维兹先生邀请咱们全家乘他的菲亚特汽车去兜风。沿着湖边一直到德森札诺去。”女儿温存地把老人扶到了桌前，显然，她在期望着父亲对客人的邀请表示谢意。

三位先生彬彬有礼地立起身来，把手伸向老人。老人又哆嗦起来。女儿热烈地勾住他的胳膊，使他感到一阵温暖和令人眩晕的慰藉。他勉强地依次握了向他伸来的手，然后默默地坐下，取出了一支香烟，咬紧牙齿，咀嚼着自己的愤怒。席间的法语对话，不时地被放肆的笑声打断，断断续续地传进他的耳鼓。

老人蜷曲着身体，坐在一旁，一言不发。从他那衔着雪茄的嘴角边，流下了棕色的唾液——“他们是对的……他们是对的……”老人在想着。“我该遭到唾弃……我还向他伸过手吉卜……三个人，可我知道，这个坏蛋肯定就在他们之中……而我现在竟安然地和他坐在一张桌子前面……我没有把他打倒在地，没有，我没有把他打倒在地，相反，我倒客客气气地和他握手……他们是对的，他们笑我，那完全对。看他们在我面前谈话时的神气，就好像我根本不存在似的，仿佛我早已离开了人世！……但是艾琳娜和她母亲总该知道，我是根本不懂法语的……她俩是知道的，可是却没有一个人理睬我，连做个样子也没有，好不至于使我像现在这样尴尬地坐在这里，这样狼狈地坐在这里……对于她俩来说，我根本不存在，不存在……我是她们的累赘，是负担，是厌物……我使他们感到羞愧，她们不甩掉我，只因为我可以给她们金钱……金钱，金钱，

